

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

車行健

摘要

楊向奎是當代著名的學者，他雖然以史學聞名於當代中國學界，但其一生撰述甚豐，所涵蓋的領域並不限於史學，亦包含經學、哲學、學術史等方面，甚至還跨出了人文學術的領域，而涉及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儘管如此，但他最重要、影響最大，也最為人所熟知的學術表現仍在於他對中國古史的研究方面，而這又與他學術的源頭，即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雖然楊向奎的經學研究受到顧頡剛的強烈影響，但他在今古文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卻屢屢與顧門唱反調，不但多次公開聲明自己不是古史辨派，更在晚年的自述中，明確宣稱他從大三後就不相信古史辨派的學術，認為是今文學派的偏見。他一生在經學領域撰著的論著幾乎都圍繞著今古文學的問題打轉，不論是 1949 年以前的早年階段，或 1950-1960 年代的中年階段，乃至 1970-80 年代以後的晚年階段，他在各個階段中所進行的經學研究皆與今古文學脫離不了關係。由此可知，今古文學問題是楊向奎一生致力研究的課題，因此欲了解楊向奎的經學，不從今古文學問題入手，將是難以得其體要的。

2014/03/30 投稿，2014/06/05 審查通過，2014/06/14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計畫編號：NSC100-2628-H-004-086-）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四次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23日。

** 車行健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楊向奎對今古文經學相關議題的論辨，包括《左傳》《周禮》真偽與今古文學之爭辯、今古文學和漢代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今古文學的綜合論述等，本文擬在在學界既有的相關研究基礎上，儘可能地爬梳、整理楊向奎對這些議題的論證，並對其研究成果、學術特色以及和顧頡剛的關係做一番公允客觀的評估。

關鍵詞：楊向奎、顧頡剛、今古文、《左傳》、古史辨派

On Yang Xiangkui and His View of New Text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Che Hsing-chie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Yang Xiangkui's view of New Text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Gu Jiegang on his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Yang Xiangkui, a well-established history scholar, has been noted for his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Yang's discuss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ree life stages (from his early age before 1949, to his middle age in the 1950-1960, to his late years in 1970-1980)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New Text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of Yang's studies, this issue involves discussions such as the authenticity of texts like *Zuozhuan* and *Rites of Zhou*;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Dynasty. And the studies on Yang's view of New Text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cannot do without discussing *Ku shih pien* school, a school led by history scholar Gu Jiegang. Despite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Gu, Yang's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ten defies and even denies Gu, claiming that the so called "Ku shih pien school," or the school of doubting ancient history, only betrays the prejudice of Jin-wen (New-Text) school.

Keywords: Yang Xiangkui, Gu Jiegang, New Text and Old Text, *Zuozhuan*,
Ku shih pien schoo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楊向奎，字拱辰，1910年1月10日生於河北豐潤縣，2000年7月23日逝世於北京。歷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及中文、歷史二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清史研究室主任，被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等報刊媒體譽為「史學界一代宗師」。¹

楊向奎固然以史學聞名於當代中國學界，他一生撰述甚豐，但其所致力鑽研的學問及撰著的著作卻並不限於史學，亦包含經學、哲學、學術史等方面，甚至還跨出了人文學術的領域，而涉及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在他晚年自編的《繹史齋學術文集》中就體現了他鑽研多種學術領域的成果，在該書的〈前言〉中，他自述此文集共包含了四組文章，第一組是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及歷史分期問題的文章。第二組是中國古代哲學與經學方面的文章，第三組文章則探究了墨子的思想及其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第四組文章是關於小學與訓詁方面的。²而在《楊向奎學術文選》一書中，他亦將所收的十六篇文章分作中國哲學與中國經學、中國歷史問題的考證、師友回憶及自然科學等四組。³此外，在《楊向奎學述》的〈前言〉中，他在略述了他的學習歷程後，接著又羅列了在此歷程中主要的專著與論文，其中分為一、經學類；二、史學類；三、自然哲學類；四、道德哲學類；五、學案類；六、文集類。⁴除了文集類不能顯示一個明確的學術領域而不予考慮外，所謂的自然哲學又主要以探討自然科學中的理論物理學為主。由這些文章所歸屬的類別不難看出，楊向奎的治學大致涵蓋了經學、史學、哲學、學術史（或可包含在史學類）及自然科學等不同的類別，從中也清楚地呈現了楊向奎多元、豐富的治學興趣與研究領域。但儘管楊向

¹ 以上傳略敘述係根據吳銳 Wu Rui：〈序〉“Xu”，《中國古典學·第二卷·楊向奎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Zhongguo gudianxue dierjuan Yang Xiangkui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jinian wenji*（吉林[Jilin]：吉林大學出版社[Jilin daxue chubanshe]，2009年），頁1。

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前言〉“Qian yan”，《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3年），頁1-4。

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前言〉“Qian yan”，《楊向奎學術文選》*Yang Xiangkui xueshu wenxuan*（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Renmin chubanshe]，2000年），頁1-2。

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前言〉“Qian yan”，《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杭州[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2000年），頁4-5。

奎有如此豐厚的學術成果，且據其遺稿整理者吳銳的敘述，其全部著作的字數共有八百多萬字，⁵數量亦頗為龐大。但目前行世的著作並不完整，無法較有系統地展現其學術成果的全部面向。或許惟有俟其全集出版，方能更全面地掌握楊向奎學術的全貌及其內涵。

雖然楊向奎的治學涵蓋了如此多的領域，但他最重要、影響最大，也最為人所熟知的學術表現應該在他對古史的研究方面，而這又是與他學術的源頭——以顧頡剛（1893-1980）為首的古史辨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嘗自述，顧頡剛是他上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後，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指導他走入研究歷史之門的第一位老師。⁶在楊向奎看來，顧頡剛領導的古史辨派在方法上是繼承晚清的今文學，認為古文經，尤其是《左傳》和《周禮》皆是由劉歆所偽造的，目的就是為王莽的篡漢改制尋求經典的依據。所以他對顧頡剛一直有個極為獨特的判斷，即他認為顧頡剛既是古史大師，也是經學大師，⁷而顧頡剛的經學自然是屬於今文學派一脈。⁸顧頡

⁵ 吳銳 Wu Rui:〈序〉“Xu”，《中國古典學·第二卷·楊向奎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Zhongguo gudianxue dierjuan Yang Xiangkui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jinian wenji*，頁 20。

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1。類似言論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五四時代的胡適、傅斯年、顧頡剛三位先生〉“Wusi shidai de Hushi, Fu Sinian, Gu Xiegang sanwei xiansheng”(《文史哲》*Wen shi zhe* 1989 年第 3 期)，如謂：「我跟顧先生念過多年的書，他可算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後來所以在歷史方面能有些入門知識，全靠顧先生的引導。」(頁 49)又如其於〈回憶顧先生的幾件往事及對我的影響〉“Huiyi Gu xiansheng de jijian wangshi ji duiwo de yingxiang”文中謂：「我是顧先生的老學生，我所以讀歷史，就因為看了《古史辨》。從大學一年級就選他的課，即『尚書研究』，第一篇是〈堯典〉，一直到四年級始終上他的課。」(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jiusuo*、中山大學歷史系 *Zhongshan daxue lishixi* 合編：《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 110 周年論文集》*Jinian Gu Xiegang xiansheng danchen 110 zhounian lunwenj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4 年]，頁 280。)此外，在〈回憶禹貢〉“Huiyi yugong”一文中，他將自己因受顧頡剛影響而選擇攻讀歷史的情由敘述的更為詳盡，其謂：「1931 年秋，我由北大文預科升入歷史系。當時決定我選擇歷史系的原因是這時我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後者和前兩者的內容和觀點都不一致，但它那華麗的文辭，辯才無礙的風采，使我為之心折而決定入歷史系，專攻中國古代史。」(見王煦華 Wang Xuhua 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Gu Xiegang xiansheng xuexingl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6 年]，頁 122。)

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08。在該書頁 15 則稱顧頡剛為「中國現代的史學大學、經學大師。」

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5。

剛的治學特色也深刻影響了楊向奎的治學興趣與研究領域，他在晚年對顧頡剛的回憶中就承認他之所以喜歡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今文經學就是受到顧頡剛的影響。⁹而在這兩個領域中，後者可能還比前者在他學術事業的初起階段更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他晚年有系統地追憶自己的治學歷程時，他曾毫不猶豫地說其師從顧門，也把經學研究作為重點，雖然他早在大學時代，就對《左傳》、《周禮》、《尚書》等古文經書進行了研究。¹⁰而這正與顧頡剛早年對他的期待也是相一致的，在 1939 年年底時，顧頡剛嘗寫信給楊向奎，語重心長地勸勉他：

現在治文字學與歷史學者甚多，專治經學者殆無其人。經學到將來固不成其為一學，但在其性質尚不十分明瞭時，則必須有人專攻，加以分析，如廖平、皮錫瑞然。物希為貴，我甚望你向這條路走。¹¹

楊向奎後來的學術表現究竟有沒有符合顧頡剛的期望，這頗不易判斷，但確定的是，楊向奎對經學領域的研究，不但是一直持續下去，而且還甚至可以說是終生戮力以赴的，並不只是集中在早年的階段。據他自述，在 1960 年以後，他在經學領域中又持續對《公羊》學和宗周的禮樂文明兩個問題加以鑽研。¹²

雖然楊向奎的經學研究受到顧頡剛的強烈影響，但這不代表他在經學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就和顧頡剛一致。相反地，他正是不同意顧頡剛及古史辨派對待今古文經的態度，而屢屢與顧門唱反調。他不但多次公開聲明自己決不是古史辨派，更在晚年的自述中，明確地宣稱他從大三後就不相信古史辨派的學術，認為是今文學派的偏見。¹³他早年在經學領域撰著的論

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回憶顧頡剛老師〉“Hui yi Gu Xiegang lao shi”，《顧頡剛先生學行錄》*Gu Xiegang xiansheng xuexinglu*，頁 209。

¹⁰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08。

¹¹ 顧頡剛 Gu Xiegang：〈浪口村隨筆·三〉“Langkoucun suibi san”，《顧頡剛讀書筆記》*Gu Xiegang dushu biji* 卷 4，《顧頡剛全集》*Gu Xiegang quan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10 年），第 19 冊，頁 137。案：此函未收入《顧頡剛全集》之《書信集》。

¹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08。

¹³ 在《楊向奎學述》中他自述：「我的確和顧頡剛先生有著學術上的淵源，但我決不是『古史辨派』。……我過去就是受顧先生的影響才學歷史的。當時我非常相信這種學術，到了

著幾乎都圍繞著今古文學的問題打轉，而且焦點都集中在對顧頡剛所抱持的今文學核心立場——古文經書為劉歆助莽篡漢所偽造的——之異議與辨駁。由此可知，若說經今古文問題是楊向奎經學研究，乃至整體學術研究的起點，這個判斷應該不會偏離事實太遠。但觀察楊向奎一生學術研究的足跡可知，不論是 1949 年以前的早年階段，或至 1950-1960 年代的中年階段，乃至 1970-80 年代以後的晚年階段，他在各個階段中不但一直都有經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而且成果也都仍與今古文學脫離不了關係。（參附錄）由此亦可知，今古文學問題是楊向奎一生致力研究的課題，他所謂經學類的論著也大都與此有關，因此欲了解楊向奎的經學，不從今古文學問題入手，將是難以得其體要的。

由於楊向奎早年的經學研究與顧頡剛及古史辨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在探究楊向奎的今古文觀的問題時，勢必不能脫離這個學術背景與脈絡來入手，關於楊向奎與顧頡剛及古史辨及其在今古文學問題的關聯及相關議論，王學典教授已在其大作中作了極其詳盡的研究，¹⁴不過其重點

大學三年級以後就不相信了，我認為這是今文學派的偏見。」（頁 9）楊向奎後來叛離師門的古史辨派誠然是事實，但是不是早在他大三的時候就開始有強烈的懷疑意識，以致於全然不相信師門的學術，他的晚年追憶還是多少令人存疑的。因為他在 1936 年 5 月 14 日為顧頡剛的〈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寫了篇〈書後〉，在這篇文章中他不但同意顧頡剛的觀點，而且他還對自疑古之說起後，時人對古史觀念已由固守舊說轉為彌縫舊說的現象提出批判。因為在他看來，固守的說法因魯莽裂滅，後世必有發其覆者，但彌縫的做法卻因其較為合理，反能堅人之信。如此一來，其弊反而更大。（見呂思勉 Lu Simian、童書業 Tong Shuye 編：《古史辨》*Gushibian* [臺北[Taipei]: 藍燈文化事業公司[Landeng wenhua shiye gongsi], 1987 年翻印], 第七冊下編, 頁 107-109。)考楊向奎是在 1931 年秋天進入北大歷史系就讀的，他大三時當在 1934 年左右，且據其自述，他從 1936 年到 1940 年工作一直是和顧頡剛在一起的。（見〈回憶顧先生的幾件往事及對我的影響〉“Huiyi Gu xiansheng de jijian wangshi ji duiwo de yingxiang”，《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 110 周年論文集》*Jinian Gu Xiegang xiansheng danchen 110 zhounian lunwenji*, 頁 280。）由此可知，他在這個時期當中，雖然已開始對古史辨派疑古辨偽之說起疑，但思想意識仍應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史辨派疑古思維的影響，否則他不會寫出〈書後〉那樣的文章，也不會和顧頡剛一起合撰《三皇考》這篇收在《古中辨》第七冊的長文（雖然大部分仍是顧頡剛所寫），更不會和顧頡剛工作在一起。相關討論另參王學典 Wang Xuedian 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Gu Xiegang han tade dizimen*（增訂本，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11 年），頁 228-229。

¹⁴ 王學典 Wang Xuedian 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Gu Xiegang han tade dizimen*, 第六章，〈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顧頡剛與楊向奎〉“Wuai wushi, wugengai zhenli: Gu Xiegang yu Yang Xiangkui”。本文在資料及觀點上多受惠於王教授此書，謹聲明於此，以示不敢掠美，並深致謝忱。他這本書為學界展示了一個很好研究顧頡剛及顧門學術的範例。

仍是置放在人物及事件方面，而非完全在學術內容的探討，本文擬在王文的基礎上，將焦點集中在楊向奎對今古文經學相關議題的論辨上，儘可能地爬梳、整理楊向奎對此論題的論證，並對其研究成果、學術特色以及和顧頡剛的關係做一番公允客觀的評估。

二、《左傳》、《周禮》真偽與今古文學之爭辯

楊向奎在 1980 年時，曾寫過一篇題名〈論「古史辨派」〉具有總結性質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前言〉中他自述自己與古史辨派的淵源時說道：

筆者在大學讀書時從頡剛先生學，選讀他的「尚書研究」，喜今文家言，也參加古史討論，但在參加辨論的過程中，又懷疑今文家言，對於康有為學風之粗枝大葉有所不滿，所謂劉歆編偽《左傳》、《周禮》之說，不過是又一次的「託古改制」而已，於是以前時的大部時間研究《左傳》、《周禮》，力圖為劉歆翻案而說明兩書之不偽，如果兩書不偽，則「古史辨派」的理論根據在許多方面將發生動搖。¹⁵

由此可知，楊向奎早年投注大量的精力研究《左傳》與《周禮》二書，固然是與師門有關，但其方向和目的卻與古史辨派截然相反，他要從根本上來動搖晚清今文學以來持論的根據，即此古文二經係劉歆所偽纂的。此論證若能成立，則不啻對深受晚清今文學影響的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張「釜底抽薪」，影響所及，亦恐將造成古史辨派的「土崩瓦解」。楊向奎此時的學術工作不但是入室操戈，更有火燒顧營的味道。楊向奎在這方面相關的論著，有關於《左傳》者有〈略論五十凡〉、〈論左傳「君子曰」〉和〈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等三文。關於《周禮》者則主要集中在〈從周禮推論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二文，至於抗戰期間撰著的《西漢經學與政治》和 1960 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冊，以及晚年所撰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等書亦有相關的章節討論到此二書之真偽問題。此外，其中、晚年所撰的零星文章亦有涉及於此者，如〈論「古史辨派」〉及〈《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序言〉等。

¹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中華學術論文集》Zhonghua xueshu lunwenj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1 年), 頁 11。

楊向奎在《清儒學案新編》中嘗歸納今古文之爭約有為義理、篇目之不同及章句之不同等三端而產生的爭論。義理之爭就如《左氏》、《公羊》因義理不同，遂使古今兩派形同水火而視若仇讎。篇目之不同涉及偽作，於是有《公羊》學家指控《左氏》為偽之爭釁。章句不同係導源於支辭片語，疏解不同，因之義理亦有歧義，孳蔓旁生，疑義無窮。¹⁶但更具體地來說，整個焦點還是集中在今古文派學者對《左傳》與《周禮》這二部古文經的爭辨上，他在晚年自己編選的《繹史齋學術文集》的〈前言〉中，藉由回顧他早年關於《左傳》與《周禮》的相關研究，將此二書所牽引關涉的今古文學問題做了一番概括的敘述：

經學分為今古文，今文經以《公羊》為主，古文經的重點是《左傳》和《周禮》。自西漢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劉歆請建立《春秋左氏傳》及王莽取法《周禮》後，乃若靜水投物，水波經久不息。我的〈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一文，就是要解決《左傳》一書的性質問題，而〈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是要解決《周禮》的問題。……今文經學雖然給王莽奪取政權以許多幫助，但今文經缺少典章制度，所以王莽也取法《周禮》，於是表彰《周禮》，「以明因監」。因為政治問題而影響到學術問題，今古文之爭是中國經學史以及學術思想史上最突出的問題，所以我也曾用很大的力量來研究它。¹⁷

但為何其他古文經書沒有像《左傳》與《周禮》二書引起那麼大的爭論呢？楊向奎在發表於《山東大學學報》1954年第4期的〈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一文中，曾針對古文經的性質做了一番釐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將其大體上分作三類：

- 一、整部全是古文經，它本身並沒有今古文的分別，如《周禮》、《左傳》；
- 二、部分的古文經，如《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等；

¹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2（濟南[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8年），頁662-663。

¹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前言〉“Qian yan”，《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2。

三、傳授上的今古之別，如《詩經》齊、魯、韓詩是今文，《毛詩》是古文；《論語》魯論是今文，古論是古文等。¹⁸

在他看來，這其中的第二類古文經現在已不可見，故真偽可以不說，而第三類的古文經與今文經也只有章句或講解上的不同，不是有什麼根本上的歧異，只有第一類的古文經是非常突出的兩部。¹⁹為何突出？自然跟這兩部書在漢代以後引起極大的反響與爭論有關。所謂的今古文之爭的核心就在於對《左傳》、《周禮》二書性質的認定，而欲對今古文之爭有徹底地了解亦勢必得從對此二書的研究入手，這也是楊向奎早年花費大量精力研究此二書的原因所在，或許也可以說這就是楊向奎研究此二書的「問題意識」。

然而在楊向奎看來，此二書雖然皆關涉乎劇烈的今古文之爭，但還是有著程度上的不同，因為《周禮》「非周公之作，則無疑矣」，惟獨《左傳》問題，「乃愈久而愈禁，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亦愈堅，一似永無解決之希望者」，所以他認為《左傳》問題實較他書為複雜。²⁰就《左傳》一書的性質問題而言，最主要的解決方法就是證明不是偽書。楊向奎在 1930 年代大學時期曾對此問題撰寫了〈略論五十凡〉、〈論左傳「君子曰」〉、〈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等三篇論文，其中尤以〈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最為重要，此文亦大致涵括了〈略論五十凡〉及〈論左傳「君子曰」〉二文要旨。該文分為導言、上篇「論《左傳》之性質」及下篇「論《左傳》與《國語》之關係」三個部分。上篇分別從《左傳》書法及解經語、《左傳》凡例、《左傳》「君子曰」和《左傳》古本說等議題來論述《左傳》的性質。其中《左傳》古本說較無與於真偽問題，可以暫且不論。楊向奎對這些議題的論述主要皆是針對今文家的質疑所發，其謂今文家既謂《左傳》不傳《春秋》，於是書法、凡例、「君子曰」及緣經立說之

¹⁸ 此文收入《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引文見頁 229。此段話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 上冊（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62 年），頁 297-298，文字略有不同。

¹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29；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 上冊，頁 298。

²⁰ 以上敘述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74。

語，皆為後人所竄加。但他則從《國策》、《禮記》、《史記》、《說苑》等西漢或稍前之典籍中，找到 46 條徵引《左傳》書法及緣經立說之語的證據，由此他認為僅憑「竄入」二字，實不足以服人之口而饜人之心。²¹而就凡例而言，他將《左傳》中之「凡」分為三類，一、史官修史時之法則，若言「書」、「不書」者，其謂之「史法」，此類凡例共九條；二、修史時之屬辭，若言「曰」、言「為」者，其謂之「書法」，此類凡例共二十二條；三、言禮言常者，乃通行禮論，其謂之「禮經」，凡例屬於此者共十九條。他認為史法與書法，不過一字之詁，何以能當於國事？故若謂周公垂法者，則此說不待攻而自破；若謂創自孔子者，則又與《春秋》記事多所乖舛。因此他的結論是：「《左氏》之凡例與書法同一來源，皆為《左傳》原編者所隨意加入者也。」²²至於《左傳》中的「君子曰」，他也透過先秦書籍多有「君子曰」的狀況做了番考察，認為《左傳》中的「君子曰」之性質與諸子、《國策》等書同，都是作者對於某事某人所下的論斷，且通過詳細的比對，判明《左傳》中的「君子曰」均無後人所偽竄的痕跡，為《左傳》所原有。²³

至於下篇「論《左傳》與《國語》之關係」，他先對當時研究此問題的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番評介，如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衛聚賢（1899-1989）、馮沅君（1900-1974）、孫海波（1909-1972年）、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童書業（1908-1968）及錢玄同

²¹ 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78-188；又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7。

²² 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89-193；〈略論五十凡〉“Luelun wushifan”，《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15-223；又見楊向奎述 Yang Xiangkui、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7。

²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93-200；〈論左傳「君子曰」〉“Lun zuozhuan ‘jun zi yue’”（《文瀾學報》Wenlan xuebao 2 卷 1 期，1936 年），頁 1-8；又見楊向奎述 Yang Xiangkui、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8。案：楊向奎自謂其由《國語》、《韓非子》、《史記》等書證《左傳》「君子曰」非出後人竄入，此義實發自劉師培（1884-1919 年），他的論述不過加詳而已。（〈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94。）

(1887-1939)，認為上述諸人除錢玄同仍堅守康有為(1858-1927)所持《左傳》、《國語》為一書分化之說外，其餘諸人雖立證取材不同，但結論皆不約而同地指出兩書本非一書。楊向奎在上述諸論證之外，再從《左傳》、《國語》體裁不同及西漢以前《左傳》、《國語》名稱不同兩個角度加以補充，進一步證成二書非一書分化之說。²⁴結合上篇的論證，由此他得到如下的結論：

書法、凡例、解《經》語及「君子曰」等為《左傳》所原有，非出後人之竄加，故《左傳》本為傳《經》之書。《國語》之文法、體裁、記事、名稱等皆與《左傳》不同，故二者決非一書之割裂也。²⁵

由此結論可以證明《左傳》並不是如晚清今文學以及顧頡剛所說的，是一部「假書」。他當時之所以有這樣的學術作為，據他晚年追述，就是因為不同意今文學派的說法，所以「要翻這個案」。²⁶

相較於《左傳》，誠如上所言，《周禮》一書的性質及真偽問題的爭辯劇烈程度，並沒有像《左傳》如此紛囂騰辯。雖然如此，此書仍在今古文之爭中，引發極大的討論。在發表於《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3期的〈從周禮推論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論文中，楊向奎對《周禮》遭受今文學派猛烈攻訐的情況做出了如此的評論：

²⁴ 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03-213；又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9-20。案：關於對中外學者對此問題研究成果之評述，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重慶[Chong qing]：獨立出版社[Duli chubanshe]，1945年，收入林慶彰 Lin Qingzhang 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第二輯第 7 冊，臺中[Taichung]：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Wentingge tushu youxian gongsi]，2008年），頁 115-123。此書所論大致與〈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重複，但所評述之論著略多於前文，其中又增孫次舟（?-2000年）發表於《責善》半月刊中的〈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1卷 4、6、7 期）。

²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14；又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20。

²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5。

自從王莽表彰《周禮》而遭到今文學派的抨擊以後，一直到現在，《周禮》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今文學派以至於疑古派的史學家，固然把《周禮》看得一文不值，就是一般的史學工作者也沒有、甚至也不準備給《周禮》一個適當的地位。²⁷

楊向奎由此感歎道：「就這一點說，《周禮》的遭遇不如《左傳》。」²⁸他為《周禮》受到如此的待遇而耿耿於懷，一直到在他 1992 年出版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他還是如此說道：

《周禮》今文家視為偽書，乃不足道者。康有為出，此說大盛；疑古派出，《周禮》遂無人齒及。實則此乃冤案，冤案不解，將使中國失去一資料豐富的文化寶庫。……我以為就《周禮》所載的典章制度言，不可能偽造，沒人能夠憑空撰出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著作。²⁹

在評述他的老師顧頡剛帶有「今文家法」仍持《周禮》有劉歆竄入的說法時，楊向奎除批判這種說法「沒有證據，不足服人」外，他還積極地提出他的論點：

《周禮》中的社會制度，階級關係，土地規劃，都是根據西周的經濟基礎而制作出來，這些基礎，春秋以後逐漸消失，沒有人能夠偽造。³⁰

在替《周禮》申冤辨偽的同時，可以發現，楊向奎不知是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地，已完全從史學的角度與眼光來看待《周禮》，這個態度在〈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一文的「引言」中表現的最明顯，其謂：

假使《周禮》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話，也只有史料上的價值，作為我們研究西周歷史的一種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

²⁷ 此文收入《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引文見頁 18。

²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從周禮推論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Cong Zhouli tui lun Zhongguo gudai shehui fazhan de bupinghengxing”，《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8。

²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92 年），頁 285。

³⁰ 以上俱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頁 290。

作品，出于後人的偽托，我們當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還有沒有一些史料上的價值。其實，無論真偽，《周禮》本身不應負責任，從〈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記》暫除外），沒有一句話說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沒有說到它是周公的書。³¹

此文分別從社會經濟制度、政法制度、學術思想等方面對《周禮》進行了詳細的考察，由此他得到了《周禮》可能成書於戰國中葉前後及出於齊地的結論，³²他對這本書的性質做了如下的觀察：

《周禮》雖然不是一部實錄，然而它反映了春秋時代齊國的現實。當然也有大部分是空想的，不切合實際的，要我們分析批判，使其中真實部分，化為有用史料。³³

在他晚年時，他仍持續著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周禮》，結果不但發現《周禮》不僅不偽，而且認為《周禮》是足以反映周公思想及政治設施的「實錄」，其云：

周公是西周開國後的主要當政者，他又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因襲商法，比如根據「脅田制」改造成井田，加以周族本身的傳統而制造出種種典章制度，有偉大的氣魄，足以「建立起這個龐大王朝的大系統來」！因此我們說《周禮》中的記載，主要方面，是當時實錄，雖然有後人的理想，有誇大而無歪曲，基本可以信賴。據《周禮》以研究周公的思想及其設施，不會離題太遠。³⁴

³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28。

³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71-274；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 上冊，頁 357；及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70。

³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74。

³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頁 290-291。

又云：

晚近幾十年的研究，始知《周禮》所記，實多實錄，如井田制度……這種制度不是後人夠想像得來的。……《儀禮》《周禮》及《禮記》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風俗人情；而其中重要的制度與禮樂是和周公分不開的。當然不是說周公是《三禮》的作者，但禮的具體內容及其實施，某些樂章的制定，肯定是周初統治者所為，而主要是周公。因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中庸》）周公曾攝周政，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³⁵

這個說法明顯與中年時所持《周禮》係反映春秋時代齊國現實的論點不同，在寫於1980年年底的《繹史齋學術文集》的〈前言〉裏，他坦承在寫〈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時，「對《周禮》的評價可能偏低」，³⁶可見他應是對他說法的轉變有相當程度的自覺。³⁷他對《周禮》的辨偽雖然純粹是用史學的角度和眼光來進行的，但卻將此書的年代愈辨愈早，真實性也愈辨愈高，而最後的結論亦與傳統古文家所持的觀點殊塗同歸，這樣的學思發展歷程，頗令人好奇。

³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頁354-355。

³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前言〉“Qian yan”，《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2。

³⁷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楊向奎似乎對他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中的觀點也持之不堅，如其於1990年12月為彭林的《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一書所作的序就又如此說：「宗周初年，對禮樂的改造工作可能是長期的集體的工作，而後人多推之于周公，因此謂《周禮》、《儀禮》出自周公。個人著述事業，就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材料說，春秋以前還不存在，雖然史官秉筆可以記錄，但不能說是著作。若《三禮》之有體系的大著作，在宗周時代還沒有這種體裁，也沒有人有這種才能；為文而作系統著作，戰國時才開始大盛。《周禮》、《儀禮》只能根據宗周的禮樂制度而系統化及理想化。《周禮》有理想化的部分，因為我們看不出宗周有整齊的六官制度及五等爵封制；但《儀禮》中許多條文，我們可以得到實證，而不是後人的理想。」（楊向奎 Yang Xiangkui：〈序言〉“Xu yan”，《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Zhouli zhuti sixiang yu chengshu niandai yanjiu〔增訂本，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09年。〕，頁3。）此外，在出版於2000年7月的《楊向奎學述》一書中，他在提到《周禮》成書的時間問題上，仍持出於先秦齊國（頁70、188），且非實錄的觀點（頁70），而完全不及於《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的論點，只不過特別強調此書對研究宗周歷史具有不可缺少的價值。（頁188）

三、今古文學和漢代經學與政治的關係

楊向奎在成書於 1943 年的《西漢經學與政治》一書的開頭曾簡要地將他研究此論題的問題意識做了交代：

西漢政治受當時經學的影響，而當時經學以五行學說為骨幹，所以十餘年來治西漢之經學與政治者，莫不以五行說為研討的中心。顧頡剛先生編著的《古史辨》第五冊就〔是〕以此為中心的代表著作。但五行說的本身問題實多，如果弄不清五行說的起源，則相生相勝兩說的先後問題，將無法解決；解決不了此兩說的先後，則所謂「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也者，將無從談起。³⁸

從外人的角度來看，誠如王學典所說的，楊向奎此書的觀點「與顧先生針鋒相對，幾乎完全『對著幹』」。³⁹但畢竟在當時楊向奎還與顧頡剛維持著親密的師生關係，所以有些話說得還較含蓄些，但他在晚年所撰述的《楊向奎學述》中，對當年這段學思歷程做出回顧時，就很明白地說，他撰寫《西漢經學與政治》一書即從五行說的起源談起，「并以此請教我的老師顧頡剛先生」。⁴⁰看來楊向奎治經學一直都受到顧頡剛的極大影響，甚至誇張一些來說，一直籠罩在顧頡剛的權威之下。只是楊向奎的表現方式不是順從與推衍師說，而是抗拒與批判師說。楊向奎在關於西漢經學與政治的論說，有兩種呈現方式，一是採用直陳其說的正面論述，一是藉由批判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觀點來表陳己說的反面論述。但無論是那一種論述方式，都脫離不了顧頡剛及《古史辨》第五冊中的相關論說。以下先敘述楊向奎的正面論述，然後再檢討其反面論述。

楊向奎在〈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一文的第六節「小結」中有一段綜述今文經學與五行說的關係，以及五行說與西漢政治結合的論述，可以視做是他對此論題的正面論述的代表，其云：

原來的經學雖然不分今古，但子思、孟子一派的學說成為今文經學的不祧之宗，他們提倡五行，荀子所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³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頁 1。

³⁹ 王學典 Wang Xuedian 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Gu Xiegang han tade dizimen*，頁 239。

⁴⁰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37。

即指此。稍後鄒衍更是五行說的大師，他受有孟子一派的影響，所以他的五行學說是先講相生而後講相勝的。相生說的政治主張是儒家的王道政治，這不被時王所重視，于是鄒衍改變主義而提倡相勝說，主張暴力，這合乎一般統治者的要求，于是這種學說時興起來。劉邦自從起事以來就利用了它，他的子孫也一直利用它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但當某一些人取得了政權而宣稱取得「一德」後，他要防備沒有得到政權的人正在設法取得另外「一德」而推翻他。西漢自昭、宣以後，人民生活越來越痛苦，要推翻漢家統治者越來越多，沒有取得政權的地主階級也希望混水摸魚，于是「漢曆將終」的流言越來越盛行。王莽是一個注視著漢家天下的人，他利用著自己的社會地位、政治條件以及漢家天子的幼弱，並且鼓吹著五行學說，從而奪取了政權。⁴¹

至於王莽篡漢與今古文經學的關係，楊向奎在此文中是如此闡述的：

王莽雖然利用了今文經學作為奪取政權的工具，但古文經學可以供給給採用的制度，他要以復古作維新，恢復領主封建社會，于是他重視《周禮》。……古文經學尤其是《周禮》，是在這種情形下興起來的。⁴²

這兩段話可謂正面地呈現了楊向奎對此問題的整體觀點，但其中的不少論點卻與顧頡剛及古史辨派大相徑庭，但畢竟是出之以表面措詞平和，沒有批判既有學人及學說的論述方式，所以其中的針鋒相對之感還不易察覺出來。但在其反面論述中，則語氣之激烈，態度之尖刻，「對著幹」的煙硝之味躍然紙上。其中焦點主要就集中在反駁劉歆造作《世經》，將五行相勝說改為相生說以助王莽篡漢，以及王莽、劉歆篡漢與今古文經的關係上。

⁴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74-275。

⁴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75。案：此文「引言」的一段話也可補充這段話：「今文經學雖然給王莽奪得政權許多幫助，但那裏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視《周禮》，也曾經取法《周禮》。王莽要以復古作維新，他要恢復領主封建制度，消滅和他爭奪土地的地主階級，《周禮》正好供給給他一些材料。」（頁 230）

就第一點而言，誠如楊向奎在寫作《西漢經學與政治》時所自覺的：「如果弄不清五行說的起源，則相生相勝兩說的先後問題，將無法解決；解決不了此兩說的先後，則所謂『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也者，將無從談起。」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一文立論的核心就在於認為劉歆造作《世經》，⁴³將五行相勝說改為相生說，並利用五行相生說改造古史系統，以為王莽篡漢提供理論依據。根據顧頡剛的看法，歷史上的朝代遞嬗有兩種公式，一是革命，一是禪讓。五行相勝說的原理可適用於商周的革命，但卻不能適用於虞夏的禪讓，且五行相勝的系統也不能和歷史系統合拍，於是五行相生說正好可以濟其窮。顧頡剛就認為是劉歆把五行相勝說改變為五行相生說。《世經》一書是劉歆造作出來，用五行相生說來解釋古史的書，而其中的古史系統就從王莽的《自本》出發，其基礎則是建築在王氏代劉氏上。在《世經》中，將漢定為火德堯之後裔，而堯禪位舜，舜承堯後為土德，王莽是舜後，所以王莽也應為土德。舜既受堯禪，其後人也應當如此，於是身為堯後的漢天子便不得不禪讓於舜後的王莽了。⁴⁴但楊向奎在晚年寫的〈論「古史辨派」〉卻明言他不同意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一文中的某些論點，他的理由如下：

劉歆並沒有創造五行相生說……以五行相生說解釋歷史始自鄒衍，而漢朝是火德也不是後來的事；這些都是不同於頡剛先生理論的主要事實。劉歆為王莽製造奪取天下的理論根據，既然是在「製造」，這裏面的任意性很大，他可以利用任何一德為基本，不管是火德是土德。說西漢是火德，堯後，王莽的《自本》是舜後，土德；反正是五德循環，反正是根據王莽的《自本》，誰敢說他的《自本》是偽造？他自造堯後、舜後、禹後都方便的很，

⁴³ 關於《世經》與劉歆的關係，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是如此主張的：「《世經》這部書，在別的地方從沒有引用過，只見於劉歆的《三統曆》。以那時的學風而論，偽書是大批地出現，劉歆又是造偽書的宗師（俱見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則此書頗有亦出於劉歆的可能。話說得寬一點，此書也有出於劉歆的學派的可能。」（《古史辨》Gushibian 第五冊下編〔臺北[Taipei]：藍燈文化事業公司[Landeng wenhua shiye gongsi]，1987年翻印〕，頁451。）相關論述又見頁595-597。

⁴⁴ 以上敘述係根據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19。

何必去變動古史系統，改變五行次序以自造破綻？王莽是狡猾的人，劉歆更是當時的大學者，他們不會這樣笨拙，自找麻煩。⁴⁵

如果劉歆並沒有創造五行相生說可以成立的話，如此一來，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的基礎也可說在相當程度上就動搖了。⁴⁶

再就第二點來說、楊向奎更是多次為文提出他的反駁論點，如駁斥晚清今文家以來所主張的王莽利用古文經以助其篡漢的說法，其云：

王莽利用著當時的學術潮流，利用著當時的民間迷信，以欺騙漢家的孤兒寡婦，並欲以一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這種便利，是西漢經今文學派賜給他的……王莽篡漢和經古文學派的關係很少。然而晚清的今文學派，尤其是康有為先生，勁說是莽（漢）〔篡〕和古文經有關，幾幾乎說是古文學派一手所包辦。⁴⁷

而協助王莽篡漢的劉歆，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與今古文的關係，也一直深受晚清今文家乃至古史辨派的質疑與指斥，他也為此做了系統的回應：

劉歆所受的教育是今文經學，在思想體系上他屬於今文學派，但在經學上他又提倡古文經，不過當時還不存在古文經學學派的思想體系。晚清的今文學派，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他們鼓吹說，王莽之所以取得政權，在思想領域制造輿論方面，和古文經學分不開。康有為以斥責的口吻說，王莽以偽行篡漢朝，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篡，二者同偽。他們說劉歆曾經編偽群經而以《左氏》及《周禮》為主，然後偽諸經以作佐證。……其實，劉歆、王莽所利用的都是今文經學，他們予取予求，不假旁索。⁴⁸

⁴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20。案：楊向奎對此問題更詳細的辨駁另參〈論劉歆與班固〉“Lun Liuxin yu Bangu”，《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42-145。

⁴⁶ 王學典 Wang Xuedian 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Gu Xiegang han tade dizimen，頁 240。

⁴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頁 102-103。相關論述又參同書頁 141；以及《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 上冊，頁 297。

⁴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劉歆與班固〉“Lun Liuxin yu Bangu”，《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39。

在〈論「古史辨派」〉一文的結尾，他對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用今文學派的方法，「一切委過於劉歆」的做法深感不滿，他為此寫了好幾篇文章為劉歆辯護，認為劉歆並沒有偽造五行相生說，也沒有偽造古史系統，更沒有偽造所謂記載偽史的《左傳》和《周禮》。⁴⁹

平情而論，王莽、劉歆等人篡漢，所利用的學術憑藉或資源，當然不會僅有古文經學，當時仍蔚為顯學的今文經學無論如何也不會被莽、歆們束之高閣的，畢竟他們都是受今文經學的教育，楊向奎這個反駁是相當強而有力的。⁵⁰但若要全盤地為劉歆平反、辨誣，認為他不像晚清今文家及顧頡剛等疑古派人士所聲稱的如此不堪，所謂「心壞叵測的陰謀家」，⁵¹似乎亦失之偏頗，楊向奎在〈論劉歆與班固〉一文中的評論頗為平實，其云：

我們不同意劉歆偽造古文經以助王莽取得政權的說法，但并不反對劉歆曾為新莽政權作輿論鼓吹的說法，這種鼓吹是他先利用了今文學派的理論，後來又抬出古文經「以明因監」。今文經學為他提供了五行相生說，這種學說正好是為禪讓說作輿論準備；歷史是按五行相生說作循環的，因此王莽可以作漢代合法的繼承者。這裏用不著偽造，現成的說法俯仰即是，他只是需要《周禮》提供具體的政治措施了。⁵²

⁴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32。

⁵⁰ 莽、歆篡漢同時利用今古文經的情況也為當代研究漢代經學者所予以正視，如湯志鈞等人所撰著的《西漢經學與政治》第八章〈西漢的終結和今古文學的消替〉（由湯志鈞執筆）就如此說道：「王莽的提倡古文經學，相對地壓抑了今文經學，但並不意味他排斥今文經學。對今文經典中認為有利的東西，也予汲取；今文經說中認為可取的地方，也要利用。……今文經學家是相信讖緯、用以解釋災異祥瑞、進行迷信宣傳的。王莽就大加提倡，藉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王莽儘管尊重《周禮》，但對其他西漢過去立於學官的儒家經典，並不是絕對排斥的，他認為有用的東西且曾汲取。」（湯志鈞 Tang Zhijun 等：《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4 年]，頁 360-361。）

⁵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16-17。楊向奎在此文中闡發顧頡剛的論點，說「在先生理論中的劉歆不是學者而是一個政客。」（頁 16）同樣的意思，甚至同樣的語句也出現在楊向奎於 1985 年 2 月 16 日寫給同門史念海（1912-2001 年）的信中。（見〈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 [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89 年]，頁 20-21。）

⁵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劉歆與班固〉，“Lun Liuxin yu Bangu”《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49。

由此可見，楊向奎也是承認劉歆既利用今文經學，也同時利用古文經學來幫助王莽取得政權的事實，只是他認為劉歆用不著偽造，現成的說法，無論是今文經學或古文經學，都隨他用，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套用楊向奎所謂無人敢說王莽《自本》是偽造的說法，同樣的，在當時也應該無人敢對劉歆隨意運用今古文經來為新莽政權鼓吹輿論的做法表示異議，因為他是當權者。⁵³

四、今古文學綜論

在楊向奎許多與經學有關的學術論著中，還有不少涉及經今古文學相關議題的論述，以下區分為一、論今古文學的產生背景、發展及二者特點之比較；二、論《公羊》學與大一統；三、論今文學與古史辨派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一）、論今古文學的產生背景、發展及二者特點之比較。

關於今古文學產生的背景或社會基礎，楊向奎是如此認識的：

經學今古文之爭基本上還是因為統治階級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糾紛。如果說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領主階級的反映，今文經學的產生反映著封建地主階級的要求。在地主階級起來以後，他們要求變，要求變更那已經腐朽了的封建領主制度，今文經學也正好代表這種要求。⁵⁴

西漢的今文經學是為適應所謂封建地主階級的要求，那麼古文經學呢？在他的解釋架構中，一樣是為因應當權的地主階級而興起的，其云：

東漢以後，取得政權的地主階級，希望社會能夠安定，而古文經學是古代的歷史與典章制度，這種學風至多只能造成講章句的儒生，對於統治者會有幫助的。⁵⁵

⁵³ 撇開與政治的瓜葛，單從學術來論，楊向奎也給予劉歆極高的評價，讚揚他是「第一個正式溝通今古經學的人。」（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 [長春[Chang chun]：中國友誼出版公司[Zhongguo youyi chuban gongsi]，1989年]，頁92。）

⁵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228。

⁵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230。

既然都是因應或適應封建地主階級而興起的學說，如果社會基礎沒有太大的改變的話，但為何忽而今文經學，忽而古文經學？只單憑機械的階級反映論的解釋架構似乎並未能完全解釋問題。因為問題的關鍵顯然還是在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想法或現實需要，西漢承戰國秦漢之際的社會政治大動盪，所以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需要求變，因此今文經學應時而起。反之，東漢取得政權的封建地主階級，在歷經戰亂之後，卻需要安定，專講古代歷史與典章制度的古文經學因對統治者有助，所以便取得優勢的地位。楊向奎從這個角度做出的補充性解釋顯然比階級反映論的解釋架構更能解決問題。

今古文經不但產生的背景不同，他們彼此的學問性格也大不相同，楊向奎對此也做了一番比較，如其在談到東漢古文經學的發展時說道：

在東漢章帝建初八年，《周官》與《古文尚書》、《毛詩》等經同置弟子員。此後經師多是咕嚕小儒，埋頭于章句的鑽研。⁵⁶

在評論何休（129-182）和鄭玄（127-200）這兩位東漢今古文學大師的學術爭論時，楊向奎也比較了他們所代表的學問特色：

因他們的學派不同，理論各異，彼此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因而爭論側重于考辨史實。公羊學雖富于理想，長于歷史哲學的發揮，但有時未免曲解史實以附會他們的理論。鄭玄則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因為學識淵博，所以在史實爭辯中可以左右逢源。⁵⁷

由包含鄭玄在內的東漢古文經師所建立的漢學傳統，被清代樸學繼承了下來，楊向奎給予清代樸學很高的評價，認為其「一反明末浮誇不實作風，走向平實，使漢學水平達到一個新高峰。」⁵⁸但今文經學的進一步發展卻是道教的真正起源，楊向奎對此有如下的觀察：

東漢以後的今文經學變成道教的主流……思、孟一派的儒家本來有宗教的意味，到董仲舒而越發宗教化。東漢時代的今文經師更

⁵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Zhouli de neirong fenxi ji qi chengshu shida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30。

⁵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106-107，相關敘述又見頁 108。

⁵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106。

是注重方伎術數，拋棄了經學本身，于是和民間的宗教信仰結合而變成道教。⁵⁹

這個觀點隱約有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方士大批跑進儒家的隊伍而形成所謂「方士化的儒生」的味道，⁶⁰而由方術演進到道教，似乎也不過是數步之遙。

整體而言，他對今古文學有這樣的評判：

古文經樸拙，紕於義理，非今文經敵。⁶¹

怎麼說呢？他解釋道：

古文學派多章句儒，泥于章句，少有發揮，更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以《左傳》方之于《公羊》，在義理方面，《左傳》是「賣餅家」，而《公羊》是「大官」。⁶²

在楊向奎看來，古文經不但在義理上非今文經學之敵，甚至論影響也遠遜今文經，如其於〈康有為與今文學〉一文中謂：

今文經學是一個偏重義理的學派，繁瑣考據本非所長，東漢何休與鄭玄之爭即淵源于此……今文經學之闕肆的思想內容，枝葉扶疏的風貌，論影響遠遠超過古文經。⁶³

在他看來，這個特點在清末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身上展現得尤其明顯：

⁵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 上冊，頁 469；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88。案：楊向奎在〈白虎通義的思想體系〉中亦有論及此問題，其云：「（東漢）今文經學只能與讖緯結合而走向宗教化，但儒家與經學本身並不具備宗教化的條件，于是讖緯與民間迷信結合而形成道教。」（見《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61）

⁶⁰ 顧頡剛 Gu Xiegang：〈序〉“Xu”，《秦漢的方士與儒生》*Qinhan de fangshi yu rusheng*，《顧頡剛全集》*Gu Xiegang quanji*，第 2 冊，頁 469。

⁶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序言〉“Xu yan”，《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1。

⁶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Shilun Zhang Taiyan de jingxue han xiaoxue”，《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27。

⁶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康有為與今文經學〉“Kang Youwei yu jinwen jingxue”，《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15。

太炎先生是有名的古文經學家，但古文經短于義理，長于訓詁，奪席談經固非其所長。……太炎先生治古文經，尊《左氏》而祖劉歆。⁶⁴

在關於所謂劉歆竄偽《左傳》的問題上，楊向奎感慨道：

今文學派對之妄加攻擊固然草率魯莽，而古文學派之保衛亦無力，太炎先生的言論亦如此。⁶⁵

從楊向奎的角度來看，除了有出於政治立場不同而徒逞意氣之爭的原因之外，歸根結柢，還是因為「太炎先生畢竟是章句儒，經學義理非其所長。」⁶⁶而他不善於用其所長而喜用其所短，當晚清今文家以《公羊》結合《禮運》等書，遂以大同說《公羊》之太平世，但古文家卻未能使《左傳》與《周禮》結合，以致在政治上喪失發言權。且其在《左氏》之書法、凡例等方面對今文學派之抨擊反擊無力，而於古代譜牒及天文曆法又無所得，⁶⁷所以終究在與今文學的爭辯中「蒼白無力」。⁶⁸

（二）、論《公羊》學與大一統義

楊向奎在對待經書真偽與時代的問題上是持墨守的態度，所謂「楊守」，⁶⁹但他在對待《公羊》學的態度，卻積極、正面地闡揚與表彰《公羊》學的大一統之義，在精神上反而更接近今文經學重視致用的特質，而遠離古文學，甚至是與古文學關係密切的樸學之學問性格。他在晚年回顧其治

⁶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Shilun Zhang Taiyan de jingxue han xiaoxue”，《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26-27。

⁶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Shilun Zhang Taiyan de jingxue han xiaoxue”，《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41。

⁶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Shilun Zhang Taiyan de jingxue han xiaoxue”，《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41；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4 年），卷 6，頁 549。

⁶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 6，頁 556。

⁶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Shilun Zhang Taiyan de jingxue han xiaoxue”，《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41。

⁶⁹ 楊守是他早年的筆名，「守」即保守，在疑古問題上，他的態度是保守的，為此，他當時也常與顧頡剛另一號稱「童疑」的弟子童書業打筆仗，童書業文章的署名正是「童疑」。（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0。）

經書的歷程，云其少喜《左傳》，喜其言辭富麗而記事詳備。及長聞《公羊》義，然因清代今文家群斥《左氏》，以為偽自劉歆，遂有為《左傳》辨誣之文。然而「其實喜《公羊》，尤喜『大一統』義」。⁷⁰可見《公羊》才是他的摯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從上世紀 60 年代以後，《公羊》學一直是他經學研究的兩個重點之一。⁷¹

楊向奎會喜愛《公羊》學，當然是跟《公羊傳》所提倡的「大一統」觀念分不開的，為此，他反覆地讚揚「公羊義頗不俗」。⁷²在楊向奎看來，《公羊》所倡的大一統義，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變成中國民族間之凝聚力。即使魏晉以後，政權分崩，實不一統，但任何一族之當道者，皆以一統為己任而以炎黃之後自負，無任何民族隔閡，都是大一統之負荷者。⁷³《公羊》的大一統義超越了狹隘的種族觀念，促成中國實質的統一，不只是軍事武力或政治制度的統一，更是民族間凝聚的動力。他強調《公羊》中的「中國」、「夷」、「夏」，不是種族或民族上的概念，而是政治、文化或者倫理的分野。所以「夷狄」可以進為「中國」，「諸夏」也可退為「夷狄」，⁷⁴其云：

「中國」、「夷狄」之別在乎「尊尊」，尊尊是倫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時王室已亂，而左右上下莫能正，敗壞無行，是「中國」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國，是「中國」不能主中國。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國，中國當然可以入主中國。⁷⁵

⁷⁰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217。

⁷¹ 另一個重點是宗周禮樂文明。參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08。宗周的禮樂文明與《周禮》有關，根據《楊向奎學述》，他於 1950 年代在山東大學的十年中，關於中國經學方面的研究重點就已是《公羊》學和《周禮》了。（參頁 66）

⁷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87、95、101、111、132；〈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緡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21；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11、113。

⁷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序言〉“Xu yan”，《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1。

⁷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 2，頁 422。

⁷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49。

他認為這種動態的夷夏觀是《公羊》之「最勝義」，而他也因為何休對此義發揮得當，所以特別讚揚何休為兩千年來「《公羊》之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上。」⁷⁶

從大一統義出發，楊向奎發現了今古文經學有相通之處，他說：

《公羊》和《周禮》雖然在經學上分為今、古，也只是經學上的問題，在政治主張上，兩書都有「大一統」的要求，《公羊》在理論上闡述，而《周禮》在制度上說明，一文一質，正好是相輔相成。⁷⁷

但楊向奎也看到了《公羊》學理論的矛盾之處，他認為《公羊》學派發生的歷史背景是由宗周的宗法領主逐漸過渡到地主封建社會，因此他們的思想體系中既有新興階級的思想意識，但舊的宗法領主制度又仍在他們腦海中縈回，所以他們時常在徘徊、在反顧。東漢時代，《白虎通》的出現，就代表了《公羊》學派發展過程中的倒退狀態，為何如此？他在〈白虎通義的思想體系〉一文中做了清楚的闡述：

《白虎通義》無疑反映了當時豪門大族的意識形態，而豪門大族的存在也就是地方割據勢力的存在，於是《白虎通義》中也有「天下非一家之有」的說法。……這說明《白虎通義》不遵循《公羊》古義大一統的理論，而提倡諸侯對於天子有「不純臣」的關係。⁷⁸

在〈論劉歆與班固〉文中他也說道：

班固是《白虎通義》的撰集者。《白虎通義》雖然是今古文經雜糅，但以今文經為主，它代表了今文經學思想的衰退時期，放棄了今文經的某些優良傳統，例如它宣稱「明天下非一家之有」（《白虎通義·三正》），這是公然鼓吹封建割據，與大一統的思想背道而馳。⁷⁹

⁷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49-50。

⁷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54。

⁷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白虎通義的思想體系〉“Baihu tongyi de sixiang tixi”，《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56。

⁷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劉歆與班固〉“Lun Liuxin yu Bangu”，《釋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53；相關論述又參楊向奎 Yang Xiangkui：《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103-104。

而這一切要到東漢末年的何休那裏才得以改觀，楊向奎讚揚他保存了前期《公羊》學派的傳統，這也是後來《公羊》學終於能夠發皇起來的根源之一。⁸⁰

(三)、論今文學與古史辨派的關係

楊向奎不只認為古史辨派係受晚清今文學的影響，還甚至主張古史辨派是由晚清《公羊》學「演變」而成的，他屢發其義，可說在他中、晚年的著作中俯拾即是，這個「演變」的過程是怎麼形成的，在〈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一文中闡述得比較完整具體：

康有為變法失敗後，公羊學亦偃旗息鼓，在政治上消聲匿跡，其學遂潛流于學府中。蔡元培先生長北大後，收羅百家，今、古文經師，群聚于北大文學院，章太炎弟子滿紅樓宗古文經，而崔適獨樹異幟，錢玄同亦背古面今，于是有今、古文的學院之爭，是為脫離政治的公羊學。根據公羊學派的精神，不走通經治世的道路而治史，遂有以顧頡剛先生為首的「古史辨派」。⁸¹

楊向奎不但認為古史辨派係由晚清今文學演變來的，「一線相傳」，⁸²甚至乾脆指稱其師顧頡剛為「今文學派的學者」。⁸³但他自己雖和顧頡剛有師生關

⁸⁰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白虎通義的思想體系〉“Baihu tongyi de sixiang tix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61。

⁸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繹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19。此義又略見於此書〈序言〉，頁 1，及收入此書的〈康有為與今文經學〉，頁 15；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29；楊向奎 Yang Xiangkui: 〈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頁 157、169、185、207；楊向奎 Yang Xiangkui: 〈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 3（濟南[Jinan]: 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4 年），頁 33、卷 7，頁 321；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9、118 等。

⁸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濟南[Jinan]: 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4 年），卷 7，頁 321。案：關於顧頡剛與古史辨派和晚清今文學的關係，錢穆（1895-1990 年）的觀察就較楊向奎持平得多，他在〈評顧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說道：「顧先生在此上，對晚清今文學家那種辨偽疑古的態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為知己同調。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學，雖則儘不妨分為兩事，而在一般的見解，常認其為一流，而顧先生也時時不免根據今文學派的態度和議論來為自己的古史觀張目。這一點，似乎在《古史辨》發展的途程上，要橫添許多無謂的不必的迂迴和歧迷。」（《古史辨》*Gushibian* 第五冊下編，頁 621。）可見即使雖為親炙學生，楊向奎對其師與晚清今文學的認識亦只是「一般的見解」。

係，早年也與古史辨派過從甚密，甚至承認受學顧門，受有今文經學的影響。⁸⁴但他一直都很明確且堅決地否認自己非古史辨派，亦非「顧頡剛學派」中的一員。⁸⁵不但否認學派隸屬的關係，更聲稱自己「並不相信古史辨派的學說」。⁸⁶撇清、劃清界限的味道很濃厚。

除了撇清、劃清界限等較消極的方式外，楊向奎還兩度公開為文批判古史辨派，企圖用這種積極的手法來徹底斬斷他跟古史辨派的關係。先是他在 1952 年 3 月於山東大學甫創刊不久的《文史哲》上與童書業一同刊登了批判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文章，童文是〈「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楊文則是〈「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文中先給顧頡剛摘下史學家的冠冕，而另給他安上「經師」的稱號，他是如此批判他的老師的：

顧頡剛教授治學的方面相當廣泛……最主要的還是古史學和經學。他不願意人家稱道他是「經師」，而喜歡說自己是史學家，事實上他是「通經治史」，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並不是乾乾脆脆的史學家。⁸⁷

但他也看到顧頡剛古史辨派的學術淵源並不單純，除了接受《公羊》學派的學說而有推翻古史的計畫外，也接受了所謂買辦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的方法（主要指胡適〔1891-1962〕）而有古史演變的主張，又接受了清代的考據學派的方法而對於古經古書發生懷疑。在他看來，這三派學術思想的混合運用才造成了顧頡剛的懷疑古書、懷疑古史、推翻古史的疑古運動。⁸⁸

⁸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5。

⁸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25。

⁸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5、9。

⁸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五四時代的胡適、傅斯年、顧頡剛三位先生〉“Wusi shidai de Hushi, Fu Sinian, Gu Xiegang sanwei xiansheng”，頁 49。關於楊向奎與古史辨派的曲折關係，王學典在《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一書中的〈顧頡剛與楊向奎〉一章有精彩的論述，可參看。

⁸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Gushibian pai’ de xueshu sixiang pipan”，原刊於《文史哲》*Wen shi zhe*，1952 年第 2 期，收入文史哲編輯部編：《「疑古」與「走出疑古」》*Yigu’yu ‘zouchu yigu’*（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10 年），本文以收入此書者為徵引依據，引文見頁 490-491。

⁸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Gushibian pai’ de xueshu sixiang pipan”，頁 493。

楊向奎此文還對顧頡剛《古史辨》時期的兩個主要學說——層累地造成古史說和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予以徹底地否定，認為其所運用的治學方法是徹頭徹尾的唯心論，不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且顧頡剛又繼承了康有為的衣鉢，使用著「今文學派的主觀唯心論的方法」，說劉歆偽造了古文經和古史。在楊向奎看來，康有為不在研究歷史，而是在「托古改制」，以歷史作為他變法的工具。因此，顧頡剛運用不正確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無論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或是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都同樣是沒有而且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⁸⁹楊向奎和童書業的文章刊登出來之後，引起不小的震盪，顧頡剛在讀到這兩篇由其親密學生所寫的文章後，在日記上如此寫道：「均給予無情之打擊。」⁹⁰

楊向奎在隔了將近 30 年後，於 1980 年又再度為文批判古史辨派，在題名〈論「古史辨」〉的文章中，他批判的對象除了顧頡剛外，還包括童書業。不同於充滿肅殺氣氛，而使得語氣顯得激烈尖刻的前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的口氣明顯溫和多了，論述也多客觀冷靜，對古史辨派取得的客觀成就也能予以承認，如其云：

不僅在辨論古代傳統的不可靠的古史方面「古史辨派」作出了貢獻，而且在辨偽書方面，也就是在古代史料之準確性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以此我們說《古史辨》發揮過積極的作用，而且發揮過許多方面的積極作用。⁹¹

但整體來看，他對顧頡剛和古史辨派的某些基本觀點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如他還是認為古史辨派在方法論上受到清代經今文學派的影響，反對古文經，也不同意顧頡剛師法康有為，將一切委過於劉歆。⁹²楊向奎在此文還特意強調顧頡剛（童書業亦然）「後來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所以也作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⁹³而且他也喜愛提及顧頡剛晚年對古文經書《周禮》看

⁸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Gushibian pai’ de xueshu sixiang pipan”，頁 493-499。

⁹⁰ 顧頡剛 Gu Xiegang：《顧頡剛日記》*Gu Xiegang riji*（臺北[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7 年），第 7 卷，頁 198，1952 年 3 月 12 日記。

⁹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32。

⁹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22、32。

⁹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32。

法的改變，不但說他承認《周禮》是先秦時代齊國的作品，⁹⁴而且也改變了「今文家法」，已經不談《周禮》出於歆、莽偽造了。⁹⁵

五、結論

綜觀楊向奎對經今古文問題的相關研究，不能不說他對此「經學中的首要問題」，⁹⁶有相當深入的把握與認識。但楊向奎的心態畢竟是史學的，在經學與史學、經師與史家之間，他很堅決地拋棄了經學的面向，拒絕當一名經師，而積極地朝向史學的面向前進，選擇當一名史學家。在《楊向奎學述》中，他雖承認《左傳》、《公羊》、《周禮》、《儀禮》、《尚書》、《詩經》、《易經》等經書「為中國文化之重要載體」，但他卻認為「作為 20 世紀之經師」，「殊無味」。⁹⁷其實他這種「重史輕經」的態度早在他早年考辨《左傳》性質及真偽問題時，就已很明顯了，如他當時讚賞那些「類能拋棄經師見解，從事《左傳》本身之考證」的當代研究者之研究態度。⁹⁸不過他那時至少還有討論《左傳》傳不傳經的問題，但當他於 1950 年代對《周禮》問題進行考辨時，傳統經學中的羈絆已完全不見，純從史料與史學的角度來討論該書的價值。可以說，楊向奎青年時期對《左傳》傳經問題的關注猶徘徊依違在經學與史學之間，一方面肯定其本為傳《經》之書，⁹⁹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春秋》與孔子無關。¹⁰⁰但若從傳統經學的角度來看，《春秋》若與孔子無關，則《春秋》如何取得經的地位？《左氏》又為何要傳《經》呢？如此一來，楊向奎又為何需大費周章地順著傳統經學的問題脈

⁹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32；又見於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88。

⁹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頁 288-290。

⁹⁶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語，見楊向奎 Yang Xiangkui :《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 2，頁 662。

⁹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217。

⁹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177。

⁹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14。

¹⁰⁰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略論五十凡〉“Luelun wushifan”，《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頁 216；〈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Lun Zuozhuan zhi xingzhi ji qi yu Guoyu zhi guanxi”，頁 189、193。

賂來考辨《左傳》傳不傳《經》的問題？此外，他對《周禮》的考辨雖大多從史料與史學的進路來切入，雖非站在經學立場，晚年卻又承認《周禮》與周公的關係，似乎反而回到古文學的傳統立場。再加上他屢屢自言「喜今文家言」，¹⁰¹「其實喜《公羊》，尤喜『大一統』義」，¹⁰²甚至亦不諱言「受有今文經學影響」。¹⁰³在晚年寫給同門史念海的信中，他坦言自己「獨斤斤於『公羊』三世說，蓋亦有所為者。」¹⁰⁴諷刺的是，他當年在批判他的老師顧頡剛時說「他是『通經治史』，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並不是乾乾脆脆的史學家。」¹⁰⁵但對照他晚年向老友的自陳心跡，他對顧頡剛的上述指控似乎也完全可以套用在他自己身上。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自許自己為史學家，卻不認可他老師為史學家，不但判定顧頡剛為「經師」，¹⁰⁶而且還是一名「今文學派的學者」。¹⁰⁷楊向奎這種心態，殊堪玩味。

楊向奎這種徘徊依違於經學的經世致用與史學的實事求是的矛盾情結，亦可從他對清末經師孫詒讓（1848-1908年）試圖用《周禮》「治亂」的兩極評價中看出。他先用充滿同情共鳴的語氣讚揚道：

詒讓以為發揚「周禮」中之政教精神而可以振興祖國，一如今文經師之以《公羊》致太平者。當清代末世，瀕于危亡，非僅亡國且亡天下之際，有志之士倡通經致用，無論今古文經師，都能竭盡中國古代經典之光輝，為挽救危亡之大計，經典雖舊，其命雖新。清末經師之用心亦良苦也。¹⁰⁸

¹⁰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頁 11。

¹⁰²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217。

¹⁰³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25。

¹⁰⁴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Zhi Shi Nianhai jiaoshoushulun wanjin Gongyangxue sanbian”，《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頁 16。

¹⁰⁵ 楊向奎 Yang Xiangkui：〈「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Gushibian pai’ de xueshu sixiang pipan”，頁 490-491。

¹⁰⁶ 吳銳 Wu Rui：〈疑古時代是怎樣大膽走出的〉“Yigu shidai shi zenyang dadan zouchude”，《古史考》*Gushikao*（海口[Haikou]：海南出版社[Hainan chubanshe]，2003年），第 5 卷，頁 467。

¹⁰⁷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頁 15。

¹⁰⁸ 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4年），卷 5，頁 538。

但他在〈籀頤學案〉的結尾，卻又用出自以理性冷峻的口吻評論道：

今文經師求太平于《公羊》，而古文經師求富強于《周禮》。《周禮》《公羊》乃兩千年前古籍。古籍與金石甲骨乃我們的歷史踪迹。歷史不再現，踪迹不復活，考究歷史而求今日之富強，亦南轅北轍。「祖先雖聖，何有于子孫之童昏哉！」¹⁰⁹

既然如此，又如何用《公羊》之三世義或大一統義，「有所為者」呢？甚哉！楊向奎持論之反覆矛盾，其猶疑依違於經、史二端，蓋亦使人惑矣。

【責任編校：蔡佩陵、郭珈奴】

〔楊向奎經學相關論著編年〕

一、1949 年以前：

1. 〈略論五十凡〉，《史學論叢》第 2 冊，1935 年 11 月；又收入《釋史齋學術文集》。
2. 〈論左傳「君子曰」〉，《文瀾學報》2 卷 1 期 1936 年 3 月。
3. 〈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史學集刊》，1936 年 2 期；又收入《釋史齋學術文集》。
4. 〈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書後〉，收入呂思勉、童書業編：《古史辨》第七冊下編。

案：此文寫成於 1936 年 5 月 14 日。

5. 《西漢經學與政治》，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 年。

二、1950-1969 年：

1. 〈從周禮推論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文史哲》，1951 年第 3 期。
2. 〈「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文史哲》，1952 年第 2 期；又收入文史哲編輯部編：《「疑古」與「走出疑古」》，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3. 〈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山東大學學報》，1954 年 4 期。收入《釋史齋學術文集》。
4. 〈五行說的起源及其演變〉，《文史哲》，1955 年第 11 期。

¹⁰⁹ 楊向奎 Yang Xiangkui：《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 卷 5，頁 570。

5. 〈論乾嘉學派〉，《新建設》，1964年7期。
6. 《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

三、1970-1989年：

1.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國史研究》，1979年1期；又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
2. 〈論何休〉，《蘭州大學學報》，1979年1期；又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
3. 〈清代的今文經學〉，《清史論叢》，1979年第1期；又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
4. 〈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歷史學》，1979年3期；又收入《繹經室學術文集》。
5. 〈論「古史辨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又收入楊向奎撰：《中國古代史論》，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顧潮編：《顧頡剛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楊向奎撰：《楊向奎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案：登在《中華學術論文集》者多了「後記」部分，餘皆無。
6. 〈康有為與今文經學〉，《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年1期；又收入《繹經室學術文集》。
7. 〈公羊傳中的歷史學說〉，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8. 〈漢武帝與董仲舒〉，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9. 〈論劉歆與班固〉，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 〈白虎通義的思想體系〉，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 《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致史念海教授書論晚近公羊學三變〉，1985年2月16日；又收入《繹經室學術文集》。
13. 《清儒學案新編》八卷，濟南：齊魯書社，1985-1994年。
14. 〈宋代理學家的《春秋》學〉，《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5. 《繙經室學術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16. 《大一統與儒家思想》，長春：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6月。
17. 〈關於周公攝政稱王問題〉，《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四、1990年以後：

1.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序言〉，收入彭林：《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案：此文作於1990年12月。
2. 〈論公羊學派〉，《管子學刊》，1991年第4期。
3. 〈《董仲舒與新儒學》序〉，《歷史教學》，1992年第6期。
4. 《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清末今文經學三大師對春秋經傳的議論得失〉，《管子學刊》，1997年第2期；又收入《楊向奎學術文選》。
6. 《楊向奎學術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楊向奎學述》，楊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主要參考書目

- 王學典 Wang Xuedian 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Gu Xiegang han tade dizimen*，增訂本，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年。
- 吳銳 Wu Rui：《中國古典學·第二卷·楊向奎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Zhongguo gudianxue, dierjuan, Yang Xiangkui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jinian wenji*，吉林 Jilin：吉林大學出版社 Jilin daxue chubanshe，2009 年。
- 彭振坤 Peng Zhenkun 編：《古史考》*Gushikao*，海口 Haikou：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第 5 卷，2003 年。
- 湯志鈞 Tang Zhijun 等：《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4 年。
-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重慶 Chong qing：獨立出版社 Duli chubanshe，1945 年，收入林慶彰 Lin Qingzhang 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臺中 Taichung：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Wentingge tushu youxian gongsi，第二輯第 7 冊，2008 年。
- ：〈「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Gushibian pai’ de xueshu sixiang pipan”，《文史哲》*Wen shi zhe*，第 2 期（1952 年），收入文史哲編輯部編：《「疑古」與「走出疑古」》*‘Yigu’ yu ‘zouchu yig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0 年。
- ：《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u gudai sixiang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上冊，1962 年。
- ：〈論「古史辨派」〉“Lun ‘Gushibian pai’”，《中華學術論文集》*Zhonghua xueshu lunwe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年。
- ：《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3 年。
- ：《繙經室學術文集》*Fanjingshi xueshu wenji*，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9 年。
- ：《清儒學案新編》*Qingru xuean xinbian*，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第 2、3、5、6、7 卷，1988、1994 年。

- ：《大一統與儒家思想》*Dayitong yu rujia sixiang*，長春 Chang chun：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Zhongguo youyi chuban gongsi，1989 年。
- ：《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Zongzhou shehui yu liyue wenming*，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92 年。
- ：《楊向奎學術文選》*Yang Xiangkui xueshu wenxuan*，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
-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述、李尚英 Li Shangying 整理：《楊向奎學述》*Yang Xiangkui xueshu*，杭州 Hang 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
- 楊向奎 Yang Xiangkui：〈論左傳「君子曰」〉“Lun Zuozhuan ‘jun zi yue’”，《文瀾學報》*Wenlan xuebao* 2 卷 1 期，1936 年。
- ：〈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書後〉“Shanrang chuanshuo qiyu mojiakao, shuhou”，《古史辨》*Gushibian* 第七冊下編，呂思勉 Lu Simian、童書業 Tong Shuye 編，臺北 Taipei：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Landeng wenhua shiye gongsi，1987 年翻印。
-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序言〉“Zhouli zhuti sixiang yu chengshu niandai yanjiu xu yan”，收入彭林 Peng lin：《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Zhouli zhuti sixiang yu chengshu niandai yanjiu*，增訂本，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09 年。
- ：〈回憶禹貢〉“Huiyi yugong”，《顧頡剛先生學行錄》*Gu Xiegang xiansheng xuexinglu*，王煦華 Wang Xuhua 編，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年。
- ：〈回憶顧頡剛老師〉“Huiyi Gu Xiegang laoshi”，《顧頡剛先生學行錄》*Gu Xiegang xiansheng xuexinglu*。
- ：〈五四時代的胡適、傅斯年、顧頡剛三位先生〉“Wusi shidai de Hushi, Fu Sinian, Gu Xiegang sanwei xiansheng”，《文史哲》*Wen shi zhe* 第 3 期，1989 年。
- ：〈回憶顧先生的幾件往事及對我的影響〉“Huiyi Gu xiansheng de jijian wangshi ji duiwo de yingxiang”，《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 110 周年論文集》*Jinian Gu Xiegang xiansheng danchen 110 zhounian lunwenji*，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jiusuo、中山

大學歷史系 Zhongshan daxue lishixi 合編，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錢穆 Qian mu：〈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ing Gu Xiegang wude zhongshi shuo xia de zhengzhi han lishi”，《古史辨》*Gushibian* 第五冊下編。

顧頡剛 Gu Xiegang：〈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Wude zhongshi shuo xia de zhengzhi han lishi”，《古史辨》*Gushibian* 第五冊下編，顧頡剛 Gu Xiegang 編，臺北 Taipei：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Landeng wenhua shiye gongsi，1987 年翻印。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Qinhan de fangshi yu rusheng*，《顧頡剛全集》*Gu Xiegang quanji* 第 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0 年。

——：〈浪口村隨筆〉“Langkoucun suibi”，《顧頡剛讀書筆記》*Gu Xiegang dushu biji* 卷 4，《顧頡剛全集》*Gu Xiegang quanji* 第 19 冊。

——：《顧頡剛日記》*Gu Xiegang rij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7 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楊向奎一生專攻經史之學，撰述宏富，深受古史辨學派的影響，而又出入於今古文學之間，在經學界有一定份量，值得進一步研究。本論文針對楊氏之經今古文學觀詳加析論，綱舉目張，架構勻稱，論證翔實，條理分明。既能給予楊氏同情之了解，又不諱言其反覆矛盾，依違於經史二端，態度相當客觀。研究結果不僅可補學界研究之不足，對民國經學及經史學之研究亦有參考價值，值得肯定。

第二位審查人：

全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從辯《左傳》《周禮》之真偽、漢代經學與政治等三部分論述楊向奎之經今古文學觀。議題明確，論析層次分明，結構嚴謹，舉引精當，剖析頗為深微，是篇僅就楊向奎論著中論析楊氏經今古文學觀之佳作。若能廣徵昔賢近儒諸論說，取精用弘，應可增進探究溯源之功力。